

# 歲

# 華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第十期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地址：將軍澳唐俊街 8 號

電話：2706 0477

傳真：2706 0455

<http://www.ychwwsss.edu.hk>

# 歲華

2019 - 2020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 目錄

- 01 編者的話
- 02 紋身—作為**禁忌**的藝術
- 06 隔代承傳・大家閨「繡」
- 09 眾聲**喧嘩**的配音生涯
- 12 香港不會再有**黃玉郎**
- 14 你不瞭解的**小食部**
- 16 我和**刺蝟**有個約會
- 18 **古典音樂**—這麼近那麼遠……
- 20 新聞最前線的**聲音**

## 編者的話

不要失去信念，堅持你認為是對的，再遠的路也有走完的一天。

生於這個時代，應該聆聽時代的聲音，閱讀時代的故事。我相信波瀾壯闊的歷史容得下默默耕耘的小人物，愈是高昂的口號，愈是統一的行動，愈要留意畫外的聲音。社會的生命力永遠靠最踏實的小人物支撐。作為學生，或許我們現在是時代的小人物，但我們背負著香港的將來，我們的迴響就是未來的先聲！

《歲華》向來關注小人物的經歷，今期所載九個香港人的真實故事，沒有驚心動魄，只有貼地傳真，希望能啟發各位同學對個人前途的思考。

在構思《歲華》的內容時，我們有過多次的編輯會議，得出「分頭行事」、「形散神不散」的共識。大家都從自己的見聞、人際網絡著手，發掘一些小人物的經歷，刻劃主角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於是得出了本期的各篇內容：有漫畫家、有刺繡師、有紋身師、有配音員、有餐廳合夥人、有記者、有樂手、有餐飲集團老闆。我們盡可能兼及趣味性和資訊性，也儘量做到多元化。一年下來，各成員見證了一本雜誌的誕生，對採訪、拍攝、編輯、校對、排版等工作有了基本的認識。

我中三的時候加入《歲華》，連續擔任了兩年記者，今年擔任總編輯，為我中學生涯的聯課活動劃上圓滿句號。雖然是編委會裏最「資深」的成員，我仍憂心忡忡，怕難擔重任，有負所託，尤幸得到各位記者同寅的支持與鼓勵，大家同心協力，總算完成了編採任務。

我要借此機會感謝趙穎怡老師指導排版，招尚怡老師指導封面設計，還有賴怡穎老師和黃維列老師就內容所提出的修改意見。希望本期《歲華》可以讓大家看得開心。

《歲華》總編輯  
林安琪

《歲華》編輯委員會  
顧問：邱少雄校長、劉文山副校長、文嘉燕副校長  
總編輯：林安琪  
記者：鄒芷茵、梁美琪、黃羨喬、梁寶文、梁詠彤、文葆明、張倬嵐  
美術：文葆明  
指導老師：趙穎怡老師、招尚怡老師、賴怡穎老師、黃維列老師

# 紋身——作為禁忌的藝術



文、圖：張倬嵐

在中國人的觀念裡，身體髮膚，受諸父母，不敢毀傷，故此紋身在華人社會是叛逆的象徵，是一種禁忌，好像那是壞人才會做的事情。香港雖然號稱國際都會，但社會氣氛十分保守，即使紋身在西方社會被視作一門藝術，要香港人「包容」這項文化實不容易。或許我們起碼應該做到政府宣傳廣告所說的，要「尊重」不同文化。紋身，就像少女穿耳孔、女士紋眼眉那樣，只不過是身體裝飾藝術的一種。

大狗 -- 香港鮮見的手刺紋身師。所謂手刺，是相對於用紋身槍而言。紋身槍每秒可刺80至90針，手刺則是以手下針，無論速度與精巧度都有所不及。但正如手沖咖啡與咖啡機，手法不同，風味就各異，也各有各的捧場客。

張：張倬嵐 大：大狗

張：為何你會走上紋身師的這條路呢？為什麼會選擇做手刺紋身而非機刺紋身？

大：這純粹是機緣巧合。中學畢業後我做過時裝店售貨員，又在《新報》當過一年攝影記者，之後又曾織手繩。織手繩時試過一個月有七八千元收入，讓我覺得我可以憑自己的興趣養活自己。後來，手繩的銷售無以為繼，我又在表姐的推薦下加入某個吸塵機的銷售團隊，那是一種售價兩、三萬的吸塵機，我們要逐家逐戶上門推銷。我完成了所有的訓練，但終究沒有勇氣去推銷，我覺得那不是我想做的事。那時我陷入了迷惘，我中學是學美術的，很喜歡畫畫，當時反問自己為什麼放下畫筆了呢？於是又重新畫起畫來，如是過了三個月，心裏萌生了學習紋身的念頭。碰巧當時有一位從紐約來的手刺紋身師在香港辦工作坊，我就去參加了，那大概是2015年吧。手刺紋身的發展先於機刺，當時香港幾乎只有機刺紋身，我覺得手刺更有獨特性，機刺紋身可以調校速度，通常每秒60至80針，手刺紋身的話，每秒只有3-5下，速度較慢。手刺也一定不會完美，例如直線不會很直、一個圖案的比例這裏多了一點那邊少了一點等等，我不認為那是瑕疵，反而是手工的特色，正如手工啤酒的味道不夠穩定，那細微的變化正是其特點。



張：你身邊的家人或朋友對你的職業有什麼看法？

大：在我紋下第一個紋身之後，媽媽知道後哭了起來，認為我變了一個壞人，正如我剛才所說的，中國人社會對紋身的觀念根深柢固，一時很難改變的。到我真正成為紋身師之後，她反而沒有說什麼，那時候我剛起步，她以行動去支持我，讓我替她紋身，有時她也會到我的工作室來收拾一下。直到現在，我已替她紋了三個紋身，她會自豪地把紋身展示給朋友看，還很熱情地介紹自己的女兒是個紋身師。我想，我成為紋身師這件事，不單是母親，我的許多朋友知道後都感到驚訝，實在是出人意料啊！回想小學時，每個小孩都是那個模樣，長大後卻各自發展出自己的事業來，人生就是這樣。

張：對你而言，紋身有什麼意義呢？

大：對我而言，紋身是一個溝通的方法，我不擅於說話，寧願用圖像去表達。紋身的過程中，我最看重與客人的溝通，紋身是用以圖案去表達他們心中所想，身體就是一個平台，紋身那幾個小時就是一個讓我們溝通的空間。老實說，在香港這個城市，能夠放下電話，用兩三小時去聊天，把心中所想向一個陌生的紋身師吐露，對我來說那是很值得珍視和感激的機會。

張：你身上也有紋身，走在路上，難免有途人注目，你有什麼感受呢？

大：「注目禮」是一定有的，那是我的意料之中。如果只是眼看，友善地看，不帶批判、獵奇的目光，我覺得沒有問題。當然，如果眼看還加上指點，又或用一種不禮貌的目光，那無論是誰，無論有沒有紋身，都會感到不受尊重的。

張：整個紋身服務的流程是怎樣的呢？

大：通常客人聯絡我之後，我們會先聊天加深彼此的認識和信任，我要會讓對方知道我的幾種紋身方式。然後顧客要填寫一張表格，交代他們的構想、期望。這個表格的目的是讓客人瞭解自己到底想怎麼樣，也讓我更明白他們的要求。如果客人接受我的報價就先付訂金。然後我就會用上面所提及的方法去構思圖案，待雙方都同意了一個方案，我就約客人到工作室來紋身。又或者有一些特別的狀況，就是我見到他們的表格後我就會直接約他們上來去當面聊天，並多認識一下他們。



上圖：手刺紋身用的針





張：有沒有一些客人的故事令你留下深刻印象？

大：通常找我紋身的人都想利用紋身圖案去表達一些故事，又或者利用紋身圖案去紀念、提醒自己一些事情。有兩個客人讓我印象難忘。其中一個男客人，晚上經常失眠，飽受煎熬。他來找我紋身，想紋上「九泉之女」這四個字，原因是他暗中傾慕一個青梅竹馬的女性，但這個女孩後來去世了，他永遠沒有機會表白。我覺得單單用這四個字意思不明顯，於是就建議把「九泉之女」的意念幻化成一個女生的形態，並紋在他前臂的位置。他同意了，後來他告訴我，完成紋身那一晚他睡得十分香甜，他覺得那個女生在陪伴他渡過未來的每一天。另一個客人是個女的，她以前曾經找我替她紋身。第二次她來找我時，我看到她手腕有刀痕，顯然是一個問題少女，於是我建議把紋身紋在手腕位置覆蓋刀痕。在下針之前，我跟她說：「紋了之後就不可以破壞我的圖案。」用意是希望她在自殘之前能再三思。她後來跟我說紋身之後就沒有再自殘了。我不敢說她是因為我的紋身圖案而作出了改變，但起碼我有嘗試去把她引會正軌。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紋身的意義有時不光是一個圖案，也可以影響他人的生活，為別人的生命帶來改變。

張：香港自稱是國際都會，但社會似乎仍未能接受紋身，但紋身在外國是很尋常的事，你會如何理解這種文化差異呢？

大：中國人有一句話叫「以貌取人」，雖然孔子已經批評這句話是不對的，但這句話仍然適用於今天，它仍然在中國人的血液裏。有紋身的人並不代表是壞人，正如吸煙的人、戴耳環的人，你不能叫他們作「壞人」，吸煙有害健康，這是真的，但健康與人品沒有關係，總不能把吸煙的人簡單等同於壞人。紋身也是同樣道理，在西方社會，紋身是平常事，從超市收銀員到消防員甚至警察都可以紋身。西方社會誠然比較開放，價值觀也跟華人社會不一樣，華人社會恐怕短時間內不能達到這個地步。我有紋身，我也替我的媽媽紋身，我跟我的媽媽都是好人，紋身跟品格沒有什麼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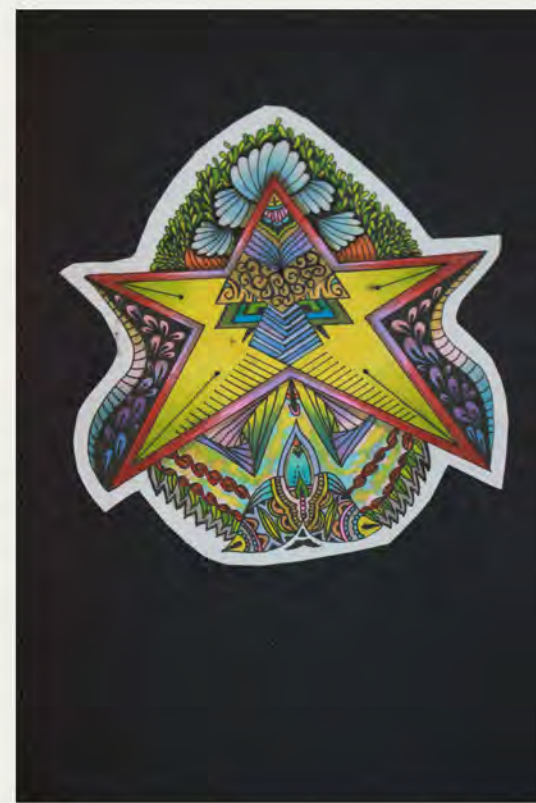
張：有沒有一些很有趣的紋身經驗？

大：有一次一對男女來找我，我不清楚他們是情侶抑或是普通朋友，他們提供了一個圖案，很小而且並不漂亮。我再三問他們是否真的想把這圖案紋在身上，基本上我不會批評顧客提供的圖案，畢竟每個人的選擇都必有理由，但這個圖案實在有點兒戲，不過既然顧客堅持，我就把這個小圖案紋在那個男生的肩膀上了。另一個案例是我的丈夫，他要我紋一個由三個男人頭像組成的圖案，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他要這樣做，不過既然我的「顧客」堅持，我只好照辦。現在我每天都看著「他們」。這兩件事給我的啟示是：人是很難捉摸的。



張：每個紋身圖案都是獨一無二的，你如何構思這些圖案呢？

大：我有三個方法。第一，如果是客人要求我提供圖案，那我會先與他們聊天，過程中寫下他們的故事和想表達的情感。然後，我會用一段時間整理我的想法，沉澱、昇華、轉化這個顧客的感受，慢慢形成一個圖案，再跟顧客相討、調整。另一個方法叫「刺青 x 塔羅」，這是我與朋友一起合作的計劃。過程中我們會和客人共同利用塔羅牌思考、推測一些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我會利用各種資料，包括塔羅牌的象徵和啟示，構思一個圖案。最後一種方法是最簡單的，那是由顧客提供圖案，我會視乎圖案的可行性、複雜程度與客人討論，調整圖案的結構。有時可能由顧客畫一張畫，根據那幅畫所呈現的情感，我再調整成一個適合紋身的圖案。





## 隔代承傳 大家閩「繡」

文、圖：黃羨喬

佐敦吳松街寶靈商場內有一間不甚起眼的「先達商店」，1958年已在彌敦道開業。這店子的老闆王嘉琪(Miru Wong)在爺爺手中繼承了店子，為它注入新元素，近年Miru先後獲多間本地和海外傳媒報導。2017年，美國著名室內設計師、時尚達人Iris Apfel應置地廣場邀請到港舉辦展覽，置地委託Miru製作了一件小禮物送給她。Iris收到禮物後登門拜訪，成為一時佳話，這禮物是一雙繡花鞋。

黃：黃羨喬 王：王嘉琪

黃：能為我們描述一下製作繡花鞋最困難的地方嗎？

王：製作繡花鞋分成兩部分，首先是繡花，第二步是做鞋，一個工匠必須懂得這兩個步驟才能做出一雙鞋。我們要先選定布料，構思圖案和顏色，然後開始刺繡，然後把布縫到鞋底，繡花鞋就誕生了。繡花鞋吸引人的首先是圖案、花紋和顏色，但做鞋的工藝才是一雙鞋耐穿的關鍵。如果鞋子做得不牢固不舒服，客人穿不了多久鞋就破了，或者走路的時候磨腳，那就不是一雙成功的鞋。要掌握這兩種技術，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有恆心耐性，慢慢摸索，累積經驗。六十年前我爺爺創業的年代，店裏有很多學徒，也有很多工人，現在社會經濟情況已經不同，工業也轉型了，何況手工業？你看到的店內的成品主要是我自己製作的，已沒有人願意入行以這門手藝為生了。

黃：繡花鞋應怎樣配襯，你有什麼建議嗎？

王：繡花鞋的形象很傳統，所以我在設計款式時會考慮如何把它融入日常的衣裝，舉例來說，傳統繡花鞋的鞋頭較高和厚，看上去比較鈍，我就改為較扁和淺，讓鞋頭變尖。傳統繡花鞋是平底的，我就根據現代人的口味加入船踭、高踭、人字拖、涼鞋等等鞋款。另一方面，繡花鞋之所以給人傳統的感覺是因為它以絹布造成，即是採用織錦來製作，織錦是原本已有色彩和圖案的布料，那是中式婚嫁等喜慶場合常見的布料，用在日常生活就太隆重了，於是我選用了容易配襯的物料如麻布、牛仔布等，那鞋的底色就不再一律是織錦的大紅大紫，而是卡奇色、藍色、米白色等較易配襯的顏色。不過如果客人日常的裙子和褲子顏色是較素淨的話，我還是建議他們選擇顏色較鮮艷的繡花鞋。

黃：這門手藝很難做到大規模生產，有點像日本的傳統手工藝那樣，全靠代代相傳，你有沒有計劃擴充生意規模呢？還是想保持現狀？

王：爺爺經營的時代全店大概有20人，旺季時更會增聘臨時工，但當時的製成品也不多，因為主要師傅也是爺爺和另外幾人而已，其他工人主要是負責剪裁、縫補、黏貼等部分，很少人會負責製造整雙鞋。現在的師傅、工人更難找了，舊人多已轉型，沒有人入行，就算我聘請工人，成本也會很高，以這門全手工的行業來說，成本高得不能維持下去。所以我想店舖的規模應該會維持現在這個大小。

黃：你的客戶來源主要是遊客呢，還是本地客呢？國內客的消費力很強，你有沒有開拓這方面的客源？

王：客人主要以本地客居多，很多客人都是口耳相傳而來光顧的，也有一批熟客把繡花鞋配襯得出神入化，她們會不時來看看有沒有款式，是比較固定的客源。國內客消費力無疑很強，他們的購買力很驚人，我看過一些報導講他們在日本搶那些人手造的煮水鐵瓶，訂單多得令店舖吃不消。繡花鞋也是手工藝，製作需時，如今我的訂單已有點應接不暇，如果再在微博、淘寶等渠道宣傳，我肯定不能應付，不是說我不想賺錢，而實在是生產速度追不上，要客人等幾個月，那自己覺得不好意思。我們店透過facebook和Instagram已吸引到一些遊客來光顧，也有些外國的訂單，我想我暫時不會再擴大宣傳了，不會刻意去開拓國內的客源。



Iris Apfel登門瞭解繡花鞋的製作

黃：在光顧的客人之中，能否舉出一些令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呢？

王：曾經有一位新娘子她想重做一雙媽媽結婚時穿的繡花鞋，她只能提供一張照片，而且是比較模糊的，不過她能憑記憶補充一些資料，我跟她往來討論了很久，又去搜集一些那個年代的鞋款來參考，整個過程好像把繡花鞋的歷史重溫了一遍。另外，Iris Apfel也令人印象深刻，她是國際級的室內設計師，多位美國總統入主白宮後都是請她去做翻新設計的。她的時裝品味別樹一格，喜歡艷麗、誇張，每次出席社交場合都會配戴很多首飾。當年她應置地廣場的邀請，首次在亞洲做時裝展覽，置地廣場選用了我們的繡花鞋作為歡迎她的小禮物。她十分欣賞我們的設計，雖然已經90多歲，而我們商場只有樓梯，但她仍堅持登門探訪，我看著她用拐杖一級一級樓梯走上來，真的很感動，感激她的賞識。

黃：你曾經開班教刺繡，還有什麼計劃可以更好地推廣這門手藝呢？

王：我也有試過和不同牌子crossover，不過始終受制於產量，很難引起共鳴。我一直希望在教育方面多做一些工作，例如想去一些學校辦工作坊或展覽之類。最高的理想是希望可以有一間繡花鞋學校，全面地教授刺繡的歷史，還有各種刺繡的技巧，全面培訓刺繡和造鞋的人才。當然我也知道這有點不設實際，所以現在我做的主要是興趣班形式，先吸引感興趣的人來學習，看看將來有沒有機會可以發展出更完善的課程。

黃：年青人如果有志投身傳統手工業，你有什麼意見給予他們？

王：最重要是對該行業感興趣，很喜歡那們手藝。現時社會經濟、物質環境很好，肯做手工業的絕對是少數。不過這個網絡年代也提供了很方便的接收訊息渠道，這等於一個免費的平台，令人看到日本或歐洲人如何重塑或活化一門手工藝。我舉辦的工作坊，幾年前也是無人問津，但我在網絡、媒體上曝光率多了，就吸引了不少人來報名。我覺得年青人可以運用他們的資訊科技技能去創新，例如用電腦做設計，用社交平台去銷售等等，嘗試給予傳統工藝新的生命。這樣就可以持續發展下去，傳統工藝不光要有人做，還要讓那些人可以賴以為生，那才可以談所謂的傳承，如果連基本薪金也賺不到，養不活自己，那就只是空談了。況且香港愈來愈多人關注一些式微的傳統工藝，好像廣彩磁器之類，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消失，但也可以變身為手信、紀念品等等，雖然本質不同了，但製造的產品和涉及的技藝與以前是基本一樣的，這也能把這傳統的手藝保留下來。



店內繡花鞋有不同顏色、款式，方便配襯

除了繡花鞋，店內還有錢包、手袋等用品

## 眾聲喧嘩的配音生涯

文：梁美琪

圖：梁美琪、受訪者

「如果你持有舊款智能身分證，又係1966或67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6月3號至7月26號期間，到任何一間換證中心換證……」無論你是否關心自己的身分證換領期限，相信你一定會看過或聽過以上的政府宣傳片，這段話的配音員就是簡懷甄。

梁：梁美琪 簡：簡懷甄

梁：能為我們簡單介紹你自己嗎？

簡：我現在是自由身的配音員。我在2010年出道，主要為日、韓的劇集、卡通角色配音，也為很多政府宣傳片和商業廣告做背景旁白。較廣為人知的配音作品包括《刑偵相棒》裏面的甲斐享、《一拳超人》裏面的埼玉等等；電影方面，2017年上畫的《怪獸與牠們的產地》(Fantastic Beasts and Where to Find Them)，主角紐特(Newt)也是我配音的。



梁：你在電視劇、廣告、卡通片中飾演過很多角色，但一般觀眾不容易辨認出是同一位配音員，你如何做到一人分飾多角呢？

簡：我接到工作後，會先簡單了解一下角色的樣子和年紀，因為這是最決定聲音的因素，監制或導演也會為我簡介角色，那我就會在心中蘊釀「一把聲」來配合這個角色，最基本的情況大概就是這樣。如果那是一個連續劇，我就要瞭解得深入一些，例如角色的背景、劇情的發展、人物的性格等等。通常一位監制找我配某個角色，他已考慮過我近期的工作，他是不會讓我的聲線在兩個同期或近期出現的角色身上重複的，因為那會做成「撞聲」，製作單位不希望不同產品、角色的聲音是完全一樣的，這樣會降低了產品或角色的獨特性。

梁：有沒有一些配音是很損害聲帶的？有什麼保養聲帶的方法呢？

簡：但凡不是用自己原本的聲線來發音都會對聲帶造成負擔，所以做這行多少會損害聲帶的。一些比較低音或比較沙啞的角色傷害較大，例如飾演長者或狂人之類，更要小心運氣用聲。人發聲主要靠聲帶，但還有很多輔助的位置，善用這些技巧可以讓自己的聲音做出更多變化，例如用胸腔共鳴、頭腔共鳴等等，不一定每次都只靠喉嚨肌肉。另外，配音時不要彎腰，要挺直，運氣才順暢，否則丹田難以用力，會加大聲帶的負擔，用錯力、發錯聲，聲帶受損的機會就大增。至於保養聲帶，少說話就是最簡單的休息，如果某段時間我的配音工作太頻密，那我工餘就盡量少說話。另外，不煙不酒、少吃辛辣、少喝凍飲、早點睡覺等都有幫助。不過事實上我們平日很夜才下班，早睡基本上是很奢侈的。

你在《一拳超人》為埼玉的配音引發網上很多共鳴，你如何理解這個現象？

廣管局對配音有很多限制，雖然不至於要求對白做到教育電視水平，但我猜他們心裏很想這樣，因為他們害怕收到投訴。香港的確有很多人喜歡事事投訴，畫面、劇情、對白……廣管局於是諸多規管，電視台也不想惹禍上身，於是在製作配音對白時，會改動原著的對白，務求符合本地的道德標準。《一拳超人》的播放時間是在深夜 12 點，這個時段的限制比黃金時間寬鬆很多，所以我在配音時加入了一些日常生活的用語，於是大家就聽到一些潮語，甚至較粗俗但傳神的用詞，觀眾聽慣了電視的一本正經，突然聽到很「貼地」的對白，自然會有較大的迴響。



人行十年，Ryan稱得上是資深配音員

梁：為廣告配音或為劇集角色配音，有沒有遇到與監制意見不同的經歷呢？

簡：這是很正常的，因為大家的角度不同，監制是宏觀地看整個製作的，而配音員只是負責其中一個角色，當然，在細節的揣摩上我們可能更勝一籌，但一部戲是一個整體，要平衡整體表現，不光是凸出其中一個角色。況且，配音像演員一樣，也要顧及「連戲」，即是那個角色的聲音、語氣要有連貫性，這方面監製能起一個旁觀者清的作用。如果遇到較大分歧，監製和我們會討論至有共識，不會互不相讓，因為大家的目標是一致的，就是想把這項工作做好。

梁：能否為我們說明這一行的苦與樂呢？

簡：做配音也有很多準備工作的，假設我要為一部韓劇配音，製作單位會提供一份中文對白，但裏面的用詞是否準確和地道呢？讀起來是否符合香港人的口語習慣呢？這些都要靠配音員調整，換言之，我們是要通讀和修改整份對白的，不是別人給我什麼我就讀什麼。做配音員基本上都會喜歡自己的工作，不過也有一些較現實的煩惱，例如收入，那是不太穩定的，電影和劇集、電視和電台的廣告，這已基本包括了我們的收入來源，一些較資深的配音員的收入較穩定，新晉配音員就較差了，別忘了，我們還有很多競爭者，演員、DJ等等，他們也會兼任配音的。

梁：在配音界來說，如何定議一把「靚聲」呢？

簡：這是很主觀的，任何人認為你的聲音好聽那就是靚聲，但我們也有一些相對客觀的標準，例如你的聲音清晰、不沙啞那就是靚聲。當然，一把聲音如果獨特一點，有更多的可能性和可塑性，這也有利於工作。這也不是說聲音不特別就不能配音，我們可以靠技巧、運氣方式來豐富我們的聲音，以後天努力去彌補先天不足。很多DJ的聲音是很獨特的，不過對聲音獨特性的看法並沒有什麼標準，你聽聽港鐵廣播的聲音和內地地鐵、高鐵廣播的聲音，你就會發現兩地有頗大的差異。另外，一部劇集裏面的角色是很多的，很多平凡的配角需要用平凡的聲線，總不能喧賓奪主吧？所以即使是較普通的聲音也有他的市場價值。

梁：假設有一個新人想入行，你負責面試，你會如何挑選人才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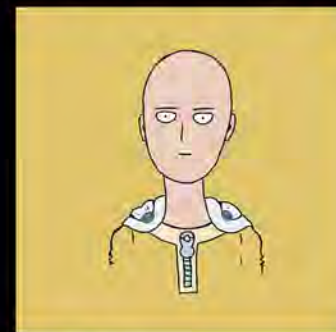
簡：我認為只要你的聲音不是太高或太低而令人聽起來不舒服，那就符合基本條件了。第二，我比較重視一個人有沒有懶音，這是新人很常見的問題；第三，我讓你試讀一段文字，測試一下你對文字、語氣的理解和演繹，看你是否只依照字面朗讀，抑或是消化了那段文字的含意，甚至潛台詞，再演繹出來。有些新入行的朋友覺得配音很容易，以為只是讀稿，沒有花心思去理解和再創造。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項，那就是工作態度，如果你是一個不求認真的人，沒有上進心，那發展空間就很有有限。配音員的入職門檻很低，令有意者錯誤以為要求很低很容易做到，年輕人也應該多參考前輩的做法，邊做邊學。但事實上，許多新人覺得上班就是工作，沒有學習的必要，這是完全錯誤的想法。

梁：有報導說近十幾年配音員的薪金不升反跌，但隨著免費電視牌照增加，外購日劇、韓劇應該會愈來愈多，你如何看這行的前景呢？

簡：現在新人越來越多的，我入行時要花幾個月觀察、學習前輩的工作，才能開展自己的工作。現在不是這樣了，你來應徵，馬上就可以給你試音。製作公司對「新聲」的需求非常大，即使新人未準備好亦要讓他上場，這可能會拖低整個行業的質素。電視台對粵語配音的需求增加肯定是好事，但是有經驗的配音員應接不暇，造就了很多新人湧現，也導至資深配音員的叫價難以上升，因為製作公司多數只看價錢而輕視經驗，惡果就是20年前的配音價格比現在還高。當然，取價是很個人化的，就像演員一樣，受歡迎的演員聘用條件極優厚，是完全不受新人的競爭所影響的。



訪問在一間餐廳進行



一拳超人



## 香港不會再有黃玉郎

木田東，香港漫畫家，作品題材圍繞日常瑣事，風格輕鬆幽默。木田東為人低調，為了「掩人耳目」，曾以紙袋套頭出席書展簽名會，讀者實難見其真身，這次訪問，木田東只答應透過電話進行。

梁：梁寶文

木：木田東

梁：如果要你用文字總結自己作品的特點，你會如何描述呢？

木：搞笑、驚喜。我的作品有時會以誇張一點的手法來表達，有時則單純分享自己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其實只要讀者喜歡，我就高興。

梁：在香港當一位全職的漫畫家有甚麼困難呢？

木：我不是一位全職漫畫家，我的正職與畫畫有關，漫畫對我來說只是兼職，屬業餘工作。一位全職漫畫家最大的困難是收入和工作均較被動，全職意味著受聘於人，那漫畫家就必須考慮自己的風格是否受讀者歡迎、能否配合公司的品牌等，創作的主導性難免受影響。工作方面，全職漫畫家要依賴公司的安排，不能隨意投稿，這也較為被動。由於我有一份正職，所以並沒有收入不穩定的問題。對我來說，最大的困難是難以觸摸讀者的喜好，我的作品往往發表在網上平台，“like”的數目就最能反映讀者的意見。有時候我喜歡的作品較少“like”，但我覺得水平一般的作品卻可能有較多“like”，讀者的喜好真是很難觸摸。

梁：漫畫創作涉及題材和表達，你傾向作品的題材多元化抑或集中一些呢？

木：我傾向取材多元化，多元化的好處是你能自由選擇題材，例如我的作品可以涉及工作、生活……任何場景，涉及的範圍較廣。不過題材太駁雜也會引起一些問題，那就是難以讓新讀者適應你的風格。舊讀者已追隨你一段日子了，他們熟知你的創作風格和作品內容，很快就明白一幅漫畫要表達的意思，容易產生共鳴。但新讀者會覺得你的題材經常變化，沒有一個統一的範圍和主題，他們可能沒有耐性追看下去。相反，題材集中則較容易吸引新讀者，尤其是主題對胃口的話，他們較易建立追看的習慣。作為漫畫家要平衡這兩種取態，如經常變換題材，會令讀者無所適從，覺得你「離題」；如果局限於某類題材，久而久之，漫畫家又會因為受制於框架而未能突破自己。

梁：你曾在訪問中表示不很愛說話，自己也較少曝光，這跟時下「搏出位」的做法似乎背道而馳，你有甚麼理由嗎？

木：我的正職跟畫畫有關，我想所有藝術工作者都希望自己可以成名，而且是因為自己的作品而成名，不是因為背景、學歷等不相關的因素。我不習慣曝光可能是跟我的職業有關吧，有些職業例如YouTuber，你總不能低調吧？我只是在媒體上較低調，論作品我是不介意高調的，例如有時候我會用一些較特別或大膽的題材來創作，這在漫畫界來說，某程度上也算是「搏出位」的一種表現吧。

梁：文學創作很重視「生活」，作家理應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和知識，你認為這種要求放在漫畫家身上恰當嗎？

木：無論是文字創作或漫畫創作，基本可分為立足於現實或憑空想像兩大類。生活經驗方面可以讓一個創作者有更多的題材，也有一個更廣大的想像基礎，但即使如此，在創作時也不免要搜集資料，正如同學們做專題研習一樣。如果你沒有某方面的生活經驗，那即使你憑常識或搜集資料來輔助創作，也不一定有實感。就以畫寵物為例吧，我沒有養寵物的經驗，如要畫寵物題材的漫畫就只能靠想像或搜集資料，但我畫出來的作品與有養寵物的漫畫家相比，就顯得不夠「到肉」，真實感和趣味性也打了折扣，較難令讀者產生共鳴。所以每個漫畫家都有他的「強項」，這「強項」往往就是他最熟悉的生活經驗。在閱讀方面，多看書能讓你更了解世人的想法。每個人的想法難免都有局限，相比之下都是較「單一」的，而且往往受制於自己的思維框架和對世界的認知，若能透過閱讀吸收不同人的想法，那即使是同一種的題材，你也可以發掘到新鮮的角度來表達，作品就更有深度和新意。

梁：現在發表漫畫的地盤已不限於紙本，對這個行業來說，是好是壞呢？

木：我認為有好有壞，好處是能令漫畫的門檻降低，作家可以有更多途徑發表作品，不必依賴紙本，流通量更廣，更多讀者可以接觸到漫畫創作。但「針無兩頭利」，人們習慣了互聯網上所有資訊、影片、音樂都是免費的，漫畫又怎能是例外呢？讀者購買漫畫的意慾就降低了，要求讀者在網上付費來看漫畫，這有點不設實際吧？於是就產生了一個所有藝術創作者都要面對的困難——難以依靠出書來維持收入。

梁：你覺得香港社會出產黃玉郎、馬榮成等那樣受歡迎的漫畫家的條件還存在嗎？

木：以前香港人的娛樂節目較少，有很多時間看電視節目、看漫畫，也願意花錢購買好的作品，那個年代的創作者不愁生計。現今人們娛樂休閒的選擇極多，連看電視的人也愈來愈少了，你看亞視做不下去，無線業績虧損，Viutv、NOW、有線電視都未有盈利。即使漫畫能利用互聯網接觸到很多讀者，但願意花錢在漫畫身上的讀者卻少之又少。況且，現在的讀者可以輕易接觸到世界各地的漫畫，跟所有商品一樣，本地漫畫要面對世界性的競爭，能脫穎而出的「土炮」不多。最後一點，是香港人工時長，精神壓力大，即使對漫畫感興趣，也沒有足夠「精力」閱讀長篇漫畫，所以本土作品大都篇幅短小，以勾起讀者的生活共鳴為主，對漫畫的故事性和畫功的要求已大不如前，像黃玉郎、馬榮成那樣受歡迎的漫畫家恐怕不會再出現了。

梁：你如何看「畫功」這回事呢？香港現在插畫師、漫畫家裡，誰的作品你最欣賞？

木：我自己很重視畫功，至少畫得神似是最基本的要求吧，以前的漫畫家是靠賣作品維生的，因此畫功十分重要。但現在讀者好像不很重視畫功，而是愈來愈重視創作者的個人風格、表達手法和故事內容。以我自己為例，我的畫功並不特別出眾，但讀者會因為我的故事能令他們產生共鳴而喜歡我的作品。在本地畫家中，我較欣賞Cuson、門小雷、草日和小黑，他們的畫功和說故事的技巧都十分出色。Cuson的畫功很好，而且能用簡單的線條來表達，我十分欣賞他的手法。

梁：除了本地創作，能為我們推薦兩三本外地的漫畫作品嗎？

木：我會推薦日本的高木直子和韓國的趙石。高木直子是一位插畫師，我的作品主題與她十分相近，都是圍繞生活小事。趙石有很高的知名度，韓劇《心靈的聲音》正正是由他的漫畫改篇而成的。

文：梁寶文 圖：木田東



# Cherry's Tuckshop

## 你不瞭解的小食部



文、圖：鄒芷茵



小食部是每個同學必然到過的地方，甚至可以說，有99%的同學曾經光顧過。那對小食部背後的故事我們知道多少呢？這次我們請來小食部的老闆梁焯洪先生，為我們揭開小食部的面紗。

鄒：鄒芷茵

梁：梁焯洪

鄒：能介紹貴公司的規模和經營的業務嗎？

梁：我們公司叫Cherry's Tuck shop已經創辦了接近二十年，如今於九龍及新界區的44間中小學營運小食部，Cherry是我太太的英文名字。

鄒：小食部最受歡迎的貨品是哪幾種呢？有沒有一些貨品或食物是某些學校容許售賣但另一些學校不容許呢？

梁：對於學生來說，撈麵似乎是最受歡迎的。十幾年前，「福麵」是最受歡迎的，後來「營多撈麵」冒起，取代了福麵，近十年來已成為了我們旗下小食部麵食的主流，受歡迎程度有增無減。除此之外，三文治等等能填飽肚子的食品的銷售量也很高，我想是價錢較便宜的原因吧，學生會視之為早餐或午飯。至於你說的禁售貨品，基本上大部分學校的取態都是相同的，老師都希望學生能吃得健康、吃得飽、吃得有營養，不少學校都制訂了一些健康校園的準則，也有一些學校會讓家長參與審查小食部的貨品種類。另外，小食部的營運也要符合牌照規範，例如不能用明火煮食等等，所以我們銷售的貨品是有很多限制的。有小部分學校容許小食部售賣一些煎炸食品，例如麥樂雞、鹽酥雞等，但許多學校都不想學生吃太多高熱量食物，例如在王華湘中學，我們只有滷水雞脾、滷水雞翼，沒有高溫油炸的食品。



鄒：您在經營小食部前還做過什麼職業？過程中學會了什麼呢？

梁：我曾是一名語文教師。於2000年，我的太太開始經營學校小食部，後來我也一同幫忙經營，也參加一些日常的運作，例如某校的小食部突然人手不足，我就會去該校幫忙一段時間，直至新聘的員工上任。我們由最初的一間小食部發展到今日的44間實在不易，中間也經歷了很多的考驗。以前當老師的時候，我體會到學生之間也有貧富懸殊問題，有些學生天天買很多食物，而且會很豪爽地請很多同學吃東西。也有較貧窮的學生，雖未至於三餐不繼，但他們能花在小食部的零用錢很有限。所以當我參與營運小食部後，我就建議盡量把食品價格降低，我寧願賺少一點錢，讓同學可以享受多一點快樂，如果人人都能享受小食部的服務和食物，那小食部在同學心中就可以變成一個校園生活的美好回憶。要做到這一點，我就必須要有足夠的營業額，讓公司能持續經營下去。假設我只有一間小食部，而食物售價又很便宜的話，我很快就撐不下去要倒閉了，所以我必須擴大我的生意規模，那即使每間學校的小食部我都只賺一點錢，但所有學校加起來，就足以支撐公司繼續經營下去，否則生意賠本，連自己的生活也成問題，還怎樣造福同學呢？



鄒：很多人認為在香港做生意要面對成本高、營商空間被大財團壟斷等問題，對此您有何看法？

梁：現在也有幾個大財團參與中小學小食部的投標，但就經營學校小食部來看，成本上升並不是一個嚴重問題，因為我們的夥伴是學校，如果我們的夥伴是大商家——即如果我要在一個商場開小食店——那租金肯定是大問題。另外，商場管理方面對店舖的裝修有很高要求，經營者要投入很高的裝修費，但學校小食部不需要堂皇的裝修來吸引學生。小食部是較「平民化」的地方，只要食品價格合理，就能吸引學生光顧。我們公司在過去十年間規模「大躍進」，全靠價廉物美的口碑，不過我們不會犧牲食物的素質，如果食材的品質是好的，即使價格較昂貴，我們也願意採購。以煉奶為例吧，我們小食部的港式多士或台式吐司都有一個「奶醬多」的配搭，我們選用的煉奶為「壽星公」，這牌子不是最便宜的，但它所含的糖分和膽固醇都較其他牌子低，因此我們選用它，希望學生吃得健康一點。整體來說，營運學校小食部的競爭相對較低，主要是市場的參與者不算很多，與其他飲食業經營者所面對的壓力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鄒：您有沒有拓展生意的打算？現在流行大灣區概念，您覺得此計劃對您的生意有幫助嗎？

梁：我們的規模算是中小型企業吧，我們暫時沒有拓展生意的打算，我追求的東西不多，也沒有很大的商業野心，反而想多花時間在家庭方面。大灣區的發展藍圖是很宏大的、全方位的，其中飲食業也肯定會蓬勃起來。不過對我現在的生意而言，這個計劃並無太大幫助或影響。我的服務對象是香港的中小學，如果我要到國內做生意，場地、牌照、稅制等等我都要從新做起，況且人生路不熟，要跟國內的經營者競爭，所謂「猛虎不及地頭蟲」，很容易虧本收場。我們寧願在香港鞏固現有的生意，學校的合約是要定期招標的，我們也要應付其他經營者的挑戰，能守業已不容易了，豈敢貿然到大灣區發展呢？



The greatest  
WEALTH  
is  
HEALTH

鄒：經營小食部，剛創業的階段與現在上了軌道比較各有什麼困難呢？

梁：剛經營時規模細，成本控制尤其困難，這種經驗你去超市購物就知道了。買一罐汽水跟買一盒八罐汽水比較，後者的價錢較便宜，我向供應商取貨也是這個道理，我訂少量和訂大量，單位成本是有分別的，毛利空間不足，公司就很難生存，這是小本經營的困難。到現在上了軌道，44間小食部一同採購，可以把單位成本壓下來，但又會出現其他問題，例如是聘請員工，在公司只有幾間小食部的時期，我可以這間待幾天那間待幾天，解決人手的燃眉之急，但現在很多小食部都缺人手，我分身乏術。如今基本上沒有年輕人願意加入飲食服務行業，招聘人手是目前最大的困難。



鄒：您覺得教育界可以怎樣培養中學生的創業精神和提高他們的經商知識？

梁：香港是一個以金融、服務業為主的城市，我們的學制裏面已包含了一些商科的元素，例如中學的會計科、經濟科等等，有興趣的同學已經可以接觸到營商的一些基礎知識了。另外，我也知道很多學校的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會安排一些講座，邀請商界的人士到學校分享經驗，這也是很好的機會，可以讓同學直接瞭解一些商人的想法。還有一點，就是老師的經驗，如果老師在入職之前曾經有營商經驗，或者曾經在商界工作過，那他也可以把自身的經歷跟學生分享，這也是一個有效的方法。

# 我和刺蝟有個約會

文: 林安琪  
圖: 黎芷穎

位於九龍灣的KURI CAFE，是全港首間以刺蝟為主題的咖啡店，除了提供雪糕、窩夫等輕食外，KURI還提供免費刺蝟導賞團，顧客可以探望店內的十幾隻刺蝟，由店主 KEN 和KENNETH 介紹牠們的生活習性，最後還可以親自餵食。

林: 林安琪 K: KENNETH

林: 你們創業的時候為什麼想到以刺蝟為主題呢？有沒有考慮其他動物？

K: 我們是刺蝟愛好者，家裏也有飼養刺蝟。我們覺得這個主題有賣點，可以吸引一些同道中人，他們又會帶動一些新的客源，有助我們的長遠經營。這個商場的人流不及淘大、德福等，開這個主題餐廳對於商場的經營者也有好處，希望可以合力提升商場的人流，那所有商戶都可以得益。我們一開始已打算以刺蝟作餐廳的主題，因為以貓、狗、兔等小動物做主題的餐廳已經有很多了，反而刺蝟較罕見。況且刺蝟不算很主流的寵物，很多人的認識不深，我們開這間餐廳也算是增加大家對刺蝟的認識吧。

林: 以刺蝟為主題的餐廳會不會有很多掣肘呢？例如食環處的條例、商場的租約等等。另外，有沒有擔心讓一些不喜歡動物的人卻步呢？

K: 對呀，根據香港法例，食肆是不能有動物的，至於那些寵物餐廳，他們領取的是會社牌照，即是只能招待會員的。我們的餐廳是歡迎所有顧客的，所以我們餐廳要分開兩個區域，像兩個不同的舖位，一邊是餐廳，另一邊是刺蝟的生活區和導賞區，餐廳那邊是不會有刺蝟出現的，這才符合食環處的條例。商場租約方面，我們當初與商場接洽時，他們也認同我們的理念。這個商場本來已有幾間寵物店，多加我們一間刺蝟餐廳更有利寵物店舖的多元化。一些大型商場對寵物店是較抗拒的，他們擔心有動物在商場內出現，不過我們的商場認為寵物主題可以吸引特定的客源，況且刺蝟不像貓狗那樣到處走，對商場管理處而言，也相對容易管理。至於顧客方面，我們相信來我們餐廳的人都是喜歡刺蝟或喜歡動物的，抗拒動物的人根本不會來，正如抗拒游泳的人不會去泳池一樣。我們有一些客人只是來吃東西，不會參觀刺蝟的，而專誠為刺蝟而來的人則多數會順道吃東西，據我們觀察，大部分客人，無論有沒有養刺蝟，來到這裏都會對牠們感到好奇。

林: 這裏長期有冷氣，會不會不適合刺蝟生活呢？晚上結束營業時，刺蝟是留在店內嗎？你們工作那麼忙，有時間照料刺蝟嗎？尤其在牠們生病時。

K: 商場是採用中央空調的，對刺蝟來說太冷，所以我們在刺蝟區那邊安裝了暖氣。刺蝟是長期住在這裏的，我們關門後不會把牠們帶回家中，我們的暖氣是24小時的，早上開舖前，我們的同事會先清潔刺蝟區域，檢查每隻刺蝟的情況，最常見的問題是一些廁沙黏在牠們身上，我們可以處理。如果刺蝟生病了，我們便會帶牠看醫生。



刺蝟生活區與餐廳嚴格區分，確保衛生



咖啡店特設留言版，讓訪客寫下心聲



林: 自營業以來，你有沒有一些特別深刻的情況呢？例如是客人與刺蝟之間的互動之類的。

K: 我們自開業以來接到很多投訴電話，大部分來自一些刺蝟愛好者成立的群組，他們會認為我們利用刺蝟作為商業工具，於是經常到食環署和愛護動物協會投訴我們。食環人員或愛協人員告訴我們，一開業已經接到那麼多的投訴是很少見的，他們也覺得很奇怪。但在探訪過我們的店舖後，他們都認為我們給予刺蝟的居住環境十分完善，甚至比大部分家居飼養者更好，所以食環和愛協從來沒有控告我們。那些投訴我們的人卻從來沒有出現過！他們只憑網上的相片就認定為我們的刺蝟會經常被客人觸碰，生活痛苦，認為我們在虐待動物。但清楚我們的營運方式的人就會知道，我們的11隻刺蝟不會同時讓人接觸，平均來說，每小時只會有一隻刺蝟出來與大家見面，故此每隻刺蝟每天大概只會接觸客人一次。而所謂的「接觸」，其實是參觀我們為刺蝟每天進行的清潔程序，客人餵飼刺蝟時也要帶山手套，用鑷子夾著蟲乾，我們是很重視刺蝟的健康，不想牠們感染到細菌。那些投訴者自己在家中也會為刺蝟清潔，為什麼我們清潔就有問題而他們做清潔就沒有問題呢？這顯然是一個偏見。有些飼養刺蝟的人來過餐廳後，都感到我們的方法和環境很完善，他們會在留言版上張貼一些鼓舞的說話。另有一些外好者來跟我們交流養刺蝟的心得，這些都是令我們十分高興的。讓我最難忘的事是有一個顧客一直以為刺蝟就是箭豬，經我們解釋後他才恍然大悟。

林: 你們有一個小時的刺蝟導賞團，這種策略會不會減慢客人的流量，變相減少了生意額呢？又會不會產生額外的人手需求呢？

K: 導賞團的講解大約半個小時，我們會說明刺蝟有什麼特性，包括牠們如何換刺、如何進食、也會示範一些常規清潔的方法，例如檢查牠們的背部有沒有細微的沙子。也會告訴客人如何刺蝟在緊張時會蜷縮成一個球體，要等牠們放鬆下來才能為牠們檢查，我們也會跟客人說明飼養刺蝟的用品。餘下半小時是客人的自由拍照時段。導賞團的安排能延長客人在店裏停留的時間，可以吸引路過的客人進來看看。如今我們的客人八九成是因為刺蝟而到訪的，他們會在導賞團開始前一小時到餐廳吃東西，所以導賞團與餐廳是相輔相成的。在人手方面，我們有兩位員工專職照顧刺蝟和負責導賞，他們是不會接觸餐廳這邊的工作的，這樣能確保我們的衛生水平。

林: 香港是一個很擠迫的城市，雖然有很多人養寵物，但人與動物的關係很緊張，例如很多人不喜歡鄰居養狗。流浪牛、流浪貓狗、白鴿等問題也困擾不少人。你們對各類動物在香港的處境有何看法呢？

K: 我同意你的說法，香港人對於城市裏的動物是比較敏感的。近年坊間出現了不同的關注團體，例如有一個團體專門關注西貢牛隻的情況。貓和狗的情況也一直有不同的團體在做工作，我認為政府在立法和宣傳方面還有不足之處。例如私人繁殖方面，是否應立法收緊呢？宣傳方面，是否應加強灌輸市民領養的訊息呢？日常生活中，人們在街上遇到一些流浪動物時應怎樣做呢？我覺得政府和所有愛護動物的團體都應該加大力度教育人們與動物相處之道。我們的理念便是在飼養動物之前要三思，金錢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獸醫的收費是很貴的；其次是時間，你每天都要花時去照顧、陪伴牠們，一時衝動去買寵物，多數沒有好結果，我們主張以領養代替購買，如果你知道自己可能會棄養，那一開始就不應該養，這是一個原則問題。

# 古典音樂 — 這麼近那麼遠……

文、圖：文葆明

古典音樂，彷彿高雅得有點遙不可及……

在香港，學習樂器的學童比例非常高，然而喜歡古典音樂的人非常少，為什麼會這樣？除了貝多芬、莫札特，古典音樂還有「當代」的樂章，誰聽過？生活在香港，能靠演奏音樂為生嗎？凡此種種問題，我們都希望在香港長笛家李長豐（Stephen Lee）身上找到答案。

文：文葆明 李：李長豐

文：長笛算不算較冷門的樂器呢？你當初為什麼選擇學長笛呢？

李：如果以管弦樂團的樂器數量去計算，長笛的確比較少，但以中小學生學習長笛的數量去計算，長笛則是比較受歡迎的樂器，其中一個原因是它比較輕便，有學生曾告訴我學長笛的原因是拿著樂器外出很方便。當然，所有管樂團也需要長笛手，長笛老師也很容易找，這都是這門樂器受歡迎的原因。我之所以學習長笛，源於小時候看過的一套日本動畫，叫《聖鬥士星矢》，當中有一個角色叫海魔女索倫特，她的武器就是長笛。她發動攻擊時，長笛的樂音並非透過空氣傳播，而是直接在對手腦中迴響，攻擊的並非肉體而是精神。那時我覺得這個角色用長笛作為武器很厲害、很帥氣，所以就學長笛了。

文：在學習的過程中你遇到最大的困難或挫折是什麼？如何渡過難關？

李：我在中三開始學長笛，當時家境比較一般，沒有錢請老師，家裏給我買了一支長笛，讓我自學。我自學了兩年，因為缺乏老師指導，姿勢、技巧、運氣等等都有很多錯誤，後來家裏覺得我是真心喜歡，不是三分鐘熱度，就讓我跟老師學習。不過我的壞姿勢、錯方法已經成為習慣了，老師每一節課都要改正我的錯誤，那時候真的令我很辛苦，充滿挫敗感。但我知道如果不改正過來，基礎就不紮實，往後再學下去也不會有大進展，因此花了很多時間去糾正姿勢。那是一個漫長而艱辛的過程，正如一個同學的字寫得很醜，你要他練出一手好字，你想想那有多難？現在回頭想，如果我一開始就跟老師學，打好基礎，那以後可以省卻很多時間和心血了。當年我每星期除了讀書以外，所有時間都花在長笛身上，家人也為此不滿，因為練長笛很吵耳，我家很小，家人無處可逃。不過我一一克服過來了，我能堅持做自己喜歡的事，而且要求做到最好。後來老師告訴我，他已沒有東西可以再教我了，於是我就向另一個階段進發。

文：你如今經常舉辦一些長笛室內樂的演奏會，能否為我們解釋一下何謂室內樂？另外，什麼叫當代音樂呢？

李：室內樂的意思是一些小型樂團或樂隊，由一個人的獨奏到十個人左右的合奏，在一些小型的場地舉行，那個空間可能僅能容納幾十人至一百人，因為場地小，所以樂手和觀眾之間的距離比較近，互動也較多。這跟大家較常接觸的管弦樂團表演不同，那是幾十個樂手在舞台上，台下觀眾有幾百人，觀眾可能連樂手的樣子也看不清楚。至於當代音樂，那是就樂曲的創作年分而言的，指的是過去50年內創作的樂章。當代音樂可以反映近幾十年來新興的曲風或一些不同於浪漫主義時期、巴洛克主義時期的作曲和編排技巧。就樂手而言，演奏當代音樂可以有較大的創造空間，即做出一些在演奏古典音樂時不會做的事。以長笛為例，吹奏當代音樂時，有時我們會以唱歌的方法去吹奏，令長笛發出較獨特的聲音，這是古典樂章所不容許的。



Stephen常用的長笛



室內樂與觀眾的距離較近

文：你和鋼琴手鄭盛瑛（Christine Cheng）成立了Project M0Ch3這個音樂組合，能否為我們介紹一下這個組合成立的原因，還有這個組合的特色？

李：我和 Christine 都是在美國讀音樂的，美國比較多人接受當代古典音樂，無論是專業樂隊抑或業餘樂隊都有很多表演機會。我們覺得香港演奏當代古典音樂的樂手或樂隊都很少，於是一拍即合，乾脆成立一個二人組合，把我們喜歡的當代音樂帶給香港觀眾。我們以長笛和鋼琴合奏為主，選曲主要是近50年的作品，我們希望能讓更多香港人接觸當代古典音樂，希望大家在欣賞古典音樂時不會只知道香港管弦樂團的樂季，還會發掘更多的古典音樂類型。



演奏當代古典音樂，衣著不必太拘謹

文：你覺得在香港當一個職業的樂手困難嗎？

李：香港是一個高度商業化，娛樂世俗化的社會，以演奏音樂作為職業是非常困難的。在香港，一個樂手想靠演奏古典音樂而獲得穩定的收入，他只有加入香港管弦樂團、香港小交響樂團、香港城市室樂團也勉強算能提供穩定收入吧，但它不如香港管弦樂團那樣每星期都有演出。工作量有限意味著很多樂手除了在樂團演出以外要兼職為生，大部分人都選擇教學。像我這類自由工作者，收入就更不穩定了，而且我們這行沒有「加薪」的概念，我們連薪酬水平也是不固定的，怎能加薪？

文：與台灣相比，香港在流行曲以外的音樂圈子似乎較狹窄，很多都面臨生存的挑戰，好像粵曲表演場地新光戲院就幾次面臨結業威脅，你認為政府或業界可以怎樣做呢？

李：我認為香港政府應興建多些正規的古典音樂演奏廳，不論是容納幾千人的音樂廳也好，容納幾百人甚至幾十人的音樂廳也好，總之，我們需要更多的場表演場地。康文署的文娛康樂場地多數是劇院等等，不符演奏古典音樂的要求。正規表演場地能為觀眾提供有質素的聽覺享受，才能培養更多人欣賞古典音樂。如今一些半專業或業餘的樂手，只能在一些劇場、商場、商業大廈的大堂去表演，沒有良好的場地和音響設備，表演者或聽眾都感到沮喪。康文署的數據顯示每年舉辦古典音樂表演的申請只有三成獲批場地，落選的表演者就要租用昂貴的私人場地去辦音樂會，這對普及古典音樂是極不利的。



自由樂手需要不同演出機會，才能增加收入



Stephen有時也會兼任指揮

文：你如何評論古典音樂在香港的發展情況呢？

李：古典音樂在香港的發展非常不健康，大眾對古典音樂的接受能力很低，我們這些非主流的古典音樂就更加乏人問津。很多我們的同行都要叫親朋戚友來支持自己，演奏會變成一個「圍爐取暖」、「塘水滾塘魚」的活動，要發展壯大真是十分困難。香港管弦樂團尚且需要政府撥款、捐款和贊助才能站得住腳，其餘的樂團更加需要政府的支持，否則都似曇花一現，不能長久。另外一個不健康的因素就是學樂器的人很多，但長大好能持續地熱愛、欣賞音樂的人很少。很多年青人學樂器的原因都是出於父母安排，持續學下去是為了考級，獲得證書，情況就如香港的學生主要是為了考試才讀書，沒有誰是為了興趣而讀書的。當這些年青人長大後，又或者當們考獲某個級別後，他們就會放下樂器，連音樂也不會聽，甚至討厭樂器，這是很可惜的。

# 新聞最前線的聲音

文、圖：梁詠彤

涂菀芝，現職記者，入行五年，主要負責飲食娛樂等軟性資訊，在她眼裏，「新聞自由」、「公眾知情權」等等新聞從業員捍衛的價值，到底有何意義呢？

梁：梁詠彤 涂：涂菀芝

梁：眾所周知的是大學傳理系的收生要求很高，而畢業生當記者的收入相對不高，而且工時很長，那你認為是什麼原因吸引那麼多人投身記者行業呢？

涂：我認為記者行業比其他行業有更多的新鮮感和挑戰性。你想想，社會上每天發生的大事小事都不一樣，有些事情是有連貫性的，例如政治新聞；有些事情卻是突發的，例如是意外之類的。記者行業能讓從業員有一種接觸不同事物的新鮮感，而且是天天不同的，很難有其他行業能提供這樣的感覺。你可以想像一下學校的老師，課程是十年如一日，每天的工作是大致固定的，學生最多每年換一批，每天在課室看見的都是同一批人……我當然不是說教育工作沒有意義，而是要借此說明記者的工作是充滿變化和新鮮感的，這是這分工作最引人入勝之處。



涂菀芝入行5年，仍然享受工作

梁：介紹飲食的文章看來似乎寫得輕鬆，事實是這樣嗎？每次採訪有什麼準備工作要做呢？過程是否都是很順利的呢？

涂：過程不一定都是一帆風順的，我們事前要搜集很多資料，例如要瞭解受訪公司的背景，當年是如何創業的？現在有哪些菜式較著名？這些菜式是如何誕生的呢？如果是繼承祖業的話，是什麼原因驅使他接手經營下去呢？凡此種種都要於事前熟習。雖然這些材料不一定會寫進訪問稿，但背景瞭解得愈多，現場訪問時就愈能隨機應變，發掘更多的亮點。在訪問過程中，受訪者可能會離題，這可能是表達的問題，也可能是受訪者根本不想正面回答，所有這類情況我們都要臨場應變，視乎當時的氣氛，決定是否追問下去或者改變一下訪問的方向。



梁：資深傳媒人張圭陽曾在《金庸與報業》一書中引述金庸的話，他說「報紙是老闆的私器」，哪到底真正的新聞自由是否存在呢？

涂：我多負責「軟性新聞」，即飲食娛樂這方面，較少面對捍衛新聞自由的挑戰。我認為其實新聞自由不完全存在，你看客觀現實也是如此，《大公報》和《蘋果日報》就某件事的報導可以是南轅北轍，傳媒要做到「客觀」也不容易，何況是自由？尤其是傳媒往往是一盤生意，我們一廂情願希望老闆可以維持新聞編採獨立自主，但有多少老闆做得到？他真金白銀掏錢出來辦傳媒，他當然有權按他的立場和意見去建議編採方向。某本曾經是全港最受歡迎的娛樂周刊（現在已不發行實體雜誌），它的老闆會出席每期雜誌的編輯會議，直接作指示，甚至即時決定辭退某人，你說這算「新聞自由」嗎？金庸先生當年出資創辦《明報》，他自己親自寫社論，也決定《明報》的編採方針，《明報》的編採人員哪有絕對的自由呢？所以新聞自由是一個理想，但在現實世界裏我們有很多規則和界限，沒有絕對自由可言。到了這個年代，我們高舉公眾知情權的旗幟，但也有人揮舞個人私隱的擋箭牌，編輯主張秉持編輯自主，媒體老闆又想以盈利為先，各種因素和力量的拉扯之下，新聞何來絕對自由？我們看到的媒體生態和現狀就是以上力量的一個平衡點。

梁：在歐美國家，記者的地位是很高的，也有很多記者寫書揭露真相，近年的例子有《華爾街日報》的記者 John Carreyrou 就寫了Bad Blood一書揭露名聲鵲起的血液檢測公司 Theranos是一個騙局，為什麼香港一直缺少這樣的記者呢？

涂：香港也有很多勇於追求真相的記者，但正如我剛才所講，新聞自由沒有絕對，只有相對。一個記者敢寫，一個編輯敢登，如果報導引起風波，那要看上可能否頂得住壓力，如果頂不住，那就出現所謂「滅聲」或「自我審查」的情況，這樣公眾知情權就必然受損。近年香港也出現了一些網上媒體，它們靠廣告甚至眾籌收入經營，例如「傳真社」，它是靠三千多人的捐款創立的，其偵查報導十分出色，例如近期的「林子建案」，是它率先查找到旺角商舖的閉路電視線索。我認為這類深入報導的媒體是有生存空間的，至於其他較一般的網媒，它們面對很大的同行競爭，大家都依賴廣告和眾籌，如何發展下去尚待觀察。至於你提到的外國記者勇於揭露真相例子，那是很震撼的個案。我們要留意外國記者的地位和待遇都比香港高，很多記者憑報導、寫書可以名成利就，而歐美社會對公眾知情權的保障也較香港高，記者在採訪時的動力會較大。

梁：有很多職業是跟傳媒有關的，例如企業傳訊部門、公關等等，如果中學生將來有志從事相關工作，現在應該如何準備呢？

涂：傳媒的確是很受年青人歡迎的行業，將來有志於此的同學應該留意新聞資訊，看報紙看親聞是有幫助的，語文能力也是重要的。無論是做公關或做記者，都要對社會時事有充分的瞭解，你掌握的資料、資訊愈多，愈能「觸類旁通」，想到新的採訪角度或應變方法。尤其是公關，更需要有良好的人際網絡，閉門造車的人是不適合當記者的。最後一點，是要勇於發問和求真，如果心中的懷疑只藏在心裏，那永遠是你的「獨家消息」，對所有人都是沒有意義的，只有把懷疑講出來，才能引起其他人的關注，才能有助解開這個疑團。